

新惊险小说译丛

最后一次斗牛

君特·約哈那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最后一次斗牛

君特 約哈那 著

廖 尚 果 譯

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民主德国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惊险丛书之一。

这个故事是写：西班牙的一个青年貝拿多·楚利拉为了革命宣傳，在斗牛場上散发了傳單。秘密暴露后，当局派軍警逮捕他們。为了掩护同志，他进行了英勇斗争，最后牺牲了自己，保全了同志。父亲約賽·楚利拉是一位有名的斗牛师，在这次斗牛中，他儿子的这些革命行动使他深受感动。認清了美帝及佛朗哥政权的真面目，認清了自己的英雄絕技在吃人社会中的可悲境地，他勇敢地站到革命陣綫这边来了，同时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。从此，他抛弃斗牛职业，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斗牛。故事并生动地描述了惊险的斗牛場面。

Guenther Und Johanna Braun

José Zorillas Letzter Stier

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, 1955

最 后 一 次 斗 牛

君特 約哈那著

顧 尚 果 譯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1/18 字数 35,000

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七月南京第三次印刷

印数 34,141—69,140

这故事的开始是在一間咖啡館里。咖啡館大門是洞开着的。門框反映在黃牆上，象射映在馬路上的洋台和电灯柱的阴影一样，显得非常清楚。故事的发生地点是西班牙京城馬德里。

咖啡館象过道一般的大厅，沒有窗子，显得很阴暗。里面放着一張張的小圓台，大理石的台面，弯弯的铁脚，配着一張張藤芯有些破爛的細腿椅子，和一架架的屏风。屏风上面的花卉图案已經褪了顏色。酒台后面时常响动着那一排黑珠帘——一个跑堂走出来，向大厅上沒精打采地望了一望，对着一个客人点了一点头。歇了一会，他手托着一个托盤又出現在大厅上。

大厅上的客人很少。对着酒台的那个角落头，坐着一个看报纸的客人。由他那張小圓台数过去，数到第三張那里有两个客人，此刻正把苏打水倒进裝着杜松子酒的玻璃杯里去。

“我認为这沒有多大意义，都罗士先生。”其中一个說完了这句话之后，吹走了台面上的一只死蒼蝇。“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意义。这是亏本生意，結果会使你背上更多的債。你要知道我的財源很有限。”

另外那个笑起来。他的筋肉很发达。肥肥的脖子看来好象牛的头颈一样，短袖子襯衫露出兩条生滿了毛的膀子。指甲修飾得非常光滑，第二个手指上戴着两个戒指。“是的，我忍不住要笑。”他回答时黑臉露出猶笑。“因为你，赫南德士，說起了我的債，我告訴你，我的債通通清了。”

約利奧·赫南德士，阿拉康銀行的大股東，把眼鏡拿下來問：“你說什麼？”

“我的債還登記在帳簿上。”都羅士說時還帶着嘻皮笑臉的神氣。“你這次再借錢給我，比方說，和以前那幾次同樣的數目，那末，由於這一次斗牛的收入，我除了還清債之外，我還可以撈它一票，——赫南德士先生，我不是說笑話。”

銀行大亨冷笑着回答說：“這一次斗牛的結果還不是同以前那幾次一樣嗎？這玩意太貴了。”

“難道要我破產嗎？”都羅士的笑臉和他那緊張的眼神實在是太不調和了。“你和我知道得一樣清楚：入門的票價是沒有方法可以減低的。牛的身價，人員的工資，斗牛場的租錢，還有宣傳費……。赫南德士，這些該死的支出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”

赫南德士把眼鏡戴上，輕輕地抹了一抹他那稀薄的

头发。“我知道。”他毫不着急地说。“正因为我知道，都罗士先生，所以我不能够借钱给你。”他向跑堂招了一招手，表示要付钱。

“不要来这一套！”都罗士抢着说。“请你给我一个面子，由我来付帐。你大约是同意的……同样的再来两杯，约安！”

赫南德士把要说的话又咽了下去。他心里想：何必做这个面子，还不是拿自己的钱请我自己喝酒吗？“都罗士先生，我们是谈生意的事情，只谈生意的事情。我借钱给你，你什么时候还给我，”他很冷静地问。

“斗过牛以后，在下一个星期。但是牛必定要斗成功。否则我不敢担保。”

“你的担保不过是一句空话，向来都是如此。”

“如果你支持我，这一次……”都罗士现在不装笑脸了。“这一次会轰动整个马德里，和以前不同。我也预先选好了几头好牛，那是添帕拉诺伯爵养牛场里特别培养出来的，特别壮健的好牛。除此之外，”他低声说，“在这些牛进入斗牛场之前，我们还给它们打一些注射剂。这样的好牛，马德里还未曾有过。”

“这玩意花费太大。”赫南德士坚持他的见解。

“别地方节省下来的钱，可以补偿这方面的支出。比

方医生和卫生人员，我们可以不要；助理人员可以尽量减少；不是必需的开支，我们都把它节省下来。我请约赛·楚利拉做最后决胜的斗牛师。他还有很大的吸引力。”

“有这样的事情吗？”赫南德士有些不相信。

“当然啦。”都罗士回答。“他虽然有了相当年纪，但是他确是斗牛的老手。我还未曾看见过一个斗牛师，有过象他这样华贵的斗牛姿态和必胜的把握。”

“就算他还有很大的吸引力，”赫南德士这样反驳他，“但是这到底还是赔本的生意。而且他不见得会接受你的条件。听说他是很骄傲的，我或者可以这样说，他骄傲得出乎常理之外。他一定不会接受你的条件。”

都罗士笑着说：“是不是因为要他同打过针的牛作战呢？你太不认识他的性格了。他不但是骄傲，而且非常爱惜名誉。他说：危险越大，荣誉也越大。……”

“你花的钱也越多。”赫南德士接下去说。“他会提出吓人的要求。”

“他尽管要求，但是他已经上了年纪，他不会提出我们接受不了的条件。我会和他办交涉，包在我身上好了。”

银行大亨始终没有信心。“这不是生意经，这花费太大。都罗士先生，我以后给你回话。”他准备站起来，拿他那根挂在椅背上的手杖。

“什么，你想走嗎？”邵罗士站起来說。“你知道你这一走会发生怎样坏的后果。我已經約好了楚利拉到这里来，几分鐘就可以到。”

“他来了，你再叫他走好了。”

“叫楚利拉打个空嗎？赫南德士先生！如果只是楚利拉一个人的事情，这还好办……。还有我們那些美国贵宾！你沒有听說嗎？好几位美国高級軍官，連哲孙团长和他的夫人也在內，已經答应到了那天由拖利約机场赶坐飞机来看我們的斗牛哩。我們馬德里市長已經向他們发出了請帖。他們是我們的贵宾。这一次的斗牛是專用来欢迎他們的……你現在懂得了吧，这是一次多么隆重的斗牛。……”

赫南德士現在不站起来了。他冷冰冰地說：“手头沒有錢，欢迎什么贵宾？”他心里想：你这个狐狸精，你把这一番話留到現在才說出来，当作你最后的一張王牌。“把那些美国贵宾再請回去好了。”

“赫南德士先生，你說的什么話？事情还不止这样。……还有那个孙晒恩电影公司，要来拍电影。你不是認識莫礼遜的嗎？是長着一头紅头发的比尔·莫礼遜。”

“你說什么？”

“我說电影导演莫礼遜。我已經答应了他。入門要已

經交印，廣告和其它一切手續也都在分頭辦理。”都羅士回答。

“你又扯謊了。你不是這樣一個傻瓜。”

都羅士笑得嘴都合不攏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會幫助我的。”他把酒杯舉起來。“祝我們鬥牛順利，赫南德士先生——我謝謝你。”

“這是最後一次。”

銀行財主走後不久，一個人影從咖啡館門口飄進來了。那是一個男子，穿着一件寬大的深色外套，著一雙很柔軟的皮鞋，戴著一頂闊邊的帽子。他對著鬥牛經理的台子面前走來。

鬥牛經理稍微欠一次身。“約賽，你來得真好。請坐！”

那男子剛把帽子取下來放在椅子上，那條鬥牛戰士所特有的、平時盤在帽子里面的辮子，便斜斜地拖下來了。他和都羅士握手之後便坐下來。

“我有一票好生意照顧你，老朋友。”都羅士這樣開始說。“那是一場轟動整個馬德里的鬥牛，星期天。”

“有什麼好牛？”

“當然是西維拉城裏添帕拉諾養牛場裏面的貨色。如果你還不滿足，我們還可以把那些牛打几針。它們會發揮

怎样的牛性，你看好了。我們还有外国的贵宾。美国的电影巨头还要来拍电影。人們不久便可以在銀幕上賞識你——約賽·楚利拉，馬德里的斗牛英雄。”

“有什么好的長枪手？”

“还不是普通一般的長枪手。如果你高兴的話，你可以挑选一些好的。哲孙团长由拖利約机場赶来。我猜你是認識他的。”

“或者見過面。怎么样的报酬？”

都罗士为了要讓自己想一想，轉向跑堂招招手。最后他說：“三千。”

“三千。”楚利拉站了起来。“都罗士先生，你拿这个数目到乡下去找人吧。再見。”

斗牛經理笑起来。“我当然不会到乡下去找斗牛师。而且哲孙团长和他的夫人特別說明要看約賽·楚利拉的斗牛本領。我們贵宾的愿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难道……”

“象这样的报酬，我从未斗过。”

“时代不同了。我当然不勉强你。难道要讓外国贵宾們知道，大名鼎鼎的約賽·楚利拉是爱錢不爱名的嗎？如果換在阿文图拉士，他一定不在乎錢，他的仪表很好，那个小伙子。他的吸引力很大，等到他被搬到美国銀幕上

之后……”他用伤心的口气說：“約賽，我真替你可惜。”

“三千丕塞他(注)……还要找一个好的長枪手。我沒有本事办得到。”他伸手拿他的帽子。“可惜貝拿多已經改了行。……他倒是一个好的長枪手。”

都罗士兩只手放在台面上。“約賽，”他对于那一批斗牛英雄，总是毫不客气的直叫他們的名字。“我們就这样說定吧！”

“你說的那个数目，实在是太笑話了。我不来。”

“約賽，你不要忘記，这是一次多么光荣的斗牛。”

楚利拉在昏沉沉的气氛中呆望着。他想：这次答应他，以后最多只能要求三千丕塞他。以前他的报酬是五千丕塞他。

“現在和以前不同了，我們不可以还抱着以前的價錢。”他听見斗牛經理这样对他說。“所有物价都比从前高了。以前只靠斗牛生意，过得很舒服，現在呢？……你可以相信我，我的情形并不怎样好。”

楚利拉微笑着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可不是嗎？我們就一言为定，三千。”都罗士从褲袋里拿出一張压皺了的空白合同，鋪在台面上把它抹平。

注：西班牙貨幣單位。

“不要費事吧，要我進斗牛場，三千丕塞他拖不動。”
楚利拉心里想：這次萬不可以讓步，這次依了他，他下次只給我二千五百。“老老实實，四千，我才來。討價還價的話，我可以要求七千。”

都羅士把酒杯壓在空白合同上面，頭靠近楚利拉，低聲說：“約賽，如果我做得到的話，我給你一萬，看在我們的友誼面上，純潔的、公公道道的友誼面上。但是，我實在做不到。三千，這是我最後一句話。”

“我不會對你提出過份的要求。”楚利拉很堅決的回答。“我要堅持四千的數目，否則我不配做你的朋友。”他戴上了他的帽子，伸手和都羅士握別。

都羅士把自來水筆塞在他手里。“你自己寫——四千和你的名字，因為你是我的朋友。我知道，我還要貼本，但是……”他苦笑着說。

斗牛師陰暗的人影飄出咖啡館門口之後，都羅士拿着一張紙，計算他由於這一次斗牛生意可能得到的利潤。

楚利拉到了馬路上面，走到沒有太陽的那邊去。他那張蒼白的臉在闊邊帽子掩護之下，變成了黑色。他走得很慢。

他心里想，都羅士給我的報酬，一次比一次少。如果

我今天的态度不这样强硬，我只好听他打发，难道他会自动地多给我一个不塞他吗？

楚利拉把帽子戴得低低的。他把我当作什么人？这样一个数目，亏他说得出口！难道我是一个没有名望的，初出茅庐的斗牛小伙子吗？我唯一不如人的地方，就是我已经上了年纪。但是他为什么要找我，年轻的斗牛师有的是。他不可以找阿文图拉士吗？

一想起阿文图拉士，楚利拉的神经就立刻紧张起来。三千不塞他，阿文图拉士才看不上眼。论斗牛的本领，他不如我。都罗士知道得很清楚，他为什么要找我。他认定我本领是高的，价钱是便宜的。该死的，这样便宜的价钱，我没有方法可以要他再增加一些。……而且连一个象样子的长枪手都没有。

当他对着那边人行道走去，一辆开行着的电车几乎把他撞倒。坐在街边喝咖啡的一个客人，在他后面叫了一声糊涂虫。他没有把头回过去。

我要找一个好的长枪手，象贝拿多这样一个长枪手。是的，贝拿多，为什么他放弃了斗牛的职业？就我来说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弃，唯有斗牛的职业，是万万不可以放弃。贝拿多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长枪手。该死的，这个贝拿多，这许多年来，他跑到哪里去了？

楚利拉已經走近家門口，他還在繼續地想。我應該向都羅士預支一筆錢。好的長槍手有他的高的身價。我只有四千丕塞他的身价……。這個不可以告訴瑪里亞。她此刻或者出來迎接我，或者正在下樓梯，或者家里正來了一個債主的帳單。四千，只有四千丕塞他。瑪里亞，你的丈夫太不值錢了——我不可以把實際情形告訴她。

馬德里的周圍是一些荒涼的草原。在草原和都市的中間住着好些窮人，他們的住宅看來好象一條支離破碎的帶子一樣。這些住宅一部分是風雨飄搖的土房子，另一部分是破爛的車廂和汽車的尸骸，還有一部分就是人們辛苦挖成的岩石地洞。這條圍繞着馬德里的帶子好比一個用荊棘編成的罪犯頭箍。好幾十萬在這罪犯頭箍底下過活的勞動人民，就是世人所謂在佛郎哥統治下過着幸福生活的西班牙人。

那是中午的時候。整個一碰就碎的咖啡色的地面，都被太陽燒焦了。草原上面一些風絲都沒有。在那一條通往城市的街道上面，到處都是瓦礫和內戰時遺留下的炸彈坑，到處看不見一個人影。

在一個安裝着一扇汽車門的地洞里，坐着兩個男子，一個是又瘦又小的、近視的白发老翁，另外那個年輕人好

象是水手出身。他們背靠着牆，坐在攤開來的麻布袋上面。因為面積很小，年輕人要把腿絞攏起來，才有坐的地方。

“拉蒙老伯伯”，年輕人驀地問起老年人來，“貝拿多什麼時候才來？”

“說好中午來。現在還沒有到時候。”老年人卷好一根烟之後，便把裝烟絲的木盒子遞給年輕人。

年輕人毫無目標地呆望着，隨手拈了一些烟絲。“他不會不來吧。”

拉蒙老头子微笑着說。“貝拿多是我們的忠實同志。他知道，我們要利用這次斗牛的機會散發傳單，他也知道，我們要他擔任這項工作，因為這方面他認識人很多。”

“一點都不錯，”年輕人用姆指和食指卷他的烟卷，“他從前曾經做過斗牛的長枪手。”

當貝拿多走近這個“幸福人們”的地帶，天上的太陽正走到正當中。空氣沉重地朝下壓。到處浮動着人們的汗酸和糞臭。金蒼蠅在垃圾堆上浴着陽光，肥大的老鼠隨街亂跑。好幾個吵嘴的婦女發出一片尖銳得刺耳的聲音，中間夾着遠遠一個小孩的叫聲。

貝拿多頻頻地揩他額角頭上的汗。沉重的熱氣緊壓着地面。挂在地洞入口的破布門帘，也干枯得象地面上的

树叶一样，动都不动一下。貝拿多选了这个时候到这里来找人，这比起夜里較為有把握，因为夜里人們都要跑出来透一口新鮮香气，沒有人呆在家里的。

馬路左边三間土房子，兩間是盖着破鉄皮的房子，从这里数过去，数到第四个高出地面的地洞，貝拿多便敲起門来。他对着那扇汽車門每次連敲四下，再敲一下，这样敲了好几次之后，便听见里面有人問：

“你是誰？”

“从馬德里来的朋友。”

“你帶來什么？”

“你們期望着的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西班牙的自由。”貝拿多低声說。這句話剛說完，那扇門便打开了。

地洞的入口是很矮的，貝拿多很当心的弯着腰走进去，到了地洞里面，他才把腰伸直。他一边和拉蒙老头子握手，一边很冲动地說：“世界上会有这样稀奇的事情。……这已不是斗牛，根本就是屠杀，象杀猪杀牛一般的屠杀。象他們这种做法，牛打过針后，牛的动作是沒有办法可以估計的，我們又怎样把它命中呢？而且連医生都沒有。……”

拉蒙老头子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。“这是美格尔同志。”他說話的声音是这样和藹。

貝拿多臉都紅了。“对不起，我没有看見你。”他走前去和那青年握手。“欢迎你到我們这里来帮忙。我以前还未曾見過你。”

“美格尔是担任这一次傳單的印刷工作。”拉蒙老头子这样对他解釋道。“現在你报告你的事情吧！”

“所有斗牛的人們都不應該参加这一次的斗牛。”貝拿多大声說。“你們試設身處地，好比你們站在斗牛場上面。……”

“我們現在是站在这里。”拉蒙老头子很冷靜地說。“你自头到脚是一个斗牛英雄。你說起斗牛，什么事情都忘記了。但是我們不可以忘記我們的事情。外边的情形怎样？”

“不好。”貝拿多坐下来对他們說。他那漆黑的头发，受了地洞里面光綫的影响，变成黑中帶藍了。“情形很不好，同志們。那些警察和派出去的長枪党員把通往斗牛場的那几个街口，和群众进入斗牛場的那几个入口都封鎖起来了。經過上一次‘巴齐洛拿’大罢工之后，他們提高了警惕，所以这次要严格地搜查。”

拉蒙老头子一句話都不說。